

大清帝国的无冕女皇，世界史上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，统治中国将近半个世纪的女人。

慈禧太后

下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慈禧太后

高 阳 著

(下)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慈禧太后/高阳著. - 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
2003, 7

ISBN 7-5008-2889-6

I. 慈… II. 高… III. 传记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76235 号

出发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011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

版 次: 2003 年 7 月第 1 版

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 1300 (千字)

印 张: 38

印 数: 1-3000

定 价: 76.00 元 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第六章 垂帘听政 恭王起落

一、纱帘后的“女皇”

两宫太后在奕訢集团的紧密配合下，一举击败了肃顺集团，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，掌握了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力。大清历史上的八位顾命大臣结束了他们的政治生涯，叶赫那拉氏从此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。在晚清的腐朽统治中，她三度垂帘听政，虽然她始终未坐到皇帝的宝座上，但她确实是纱帘后的“女皇”，统治大清竟长达四十八年之久。

一八六一年的这场政变被称为“辛酉政变”，即“祺祥政变”。

辛酉政变在西太后和奕訢看来，势必发生，但在朝廷上下文武百官的眼中，来得那么突然，以致于许多人惊慌失措，朝廷上下一时混乱不堪。“肃党”分子不用说，肃顺、载垣、端华被擒拿，他们如惊弓之鸟，终日惶恐不安。即使是一些中立分子，他们也提心吊胆，生怕牵连到自己的头上。于是，许多大臣称病不上朝，甚至有的人开始偷偷地转移家产，送走家眷，只等着“鬼子六”来擒他。

虽说爱新觉罗·载淳在热河行宫大行皇帝的梓宫前已做了皇帝，但登基大典必须在紫禁城举行，此时人心混乱，皇帝如何登基？再者，政治经验并不丰富的西太后那拉氏面对咸丰朝留下的烂摊子，她也甚感头疼。

如何治理朝政，她一点儿经验也没有。“鬼子六”奕訢帮助西太后消灭了肃党集团，但此时他不敢公开篡夺皇位，他只能躲在背后“指点江山”，在这个特殊时期里，西太后与恭亲王奕訢必须紧密团结，以迅速

控制大局、稳定人心。

西太后又开始焦虑不堪了，这次不是为生命安全而焦虑，而是为江山社稷的混乱状态而担忧。奴才安德海见主子一脸的愁云，他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这几天来，西太后终日不说一句话，她一个人闷在寝宫里，坐立不安。一会儿凝思，一会儿来回踱步，小安子凑了上来，小声地问：

“主子，可以用午膳了吗？”

西太后不耐烦地说：

“罢了。”

太监、宫女们只好暂不传膳。主子没有吃，他们敢吃吗？储秀宫里的奴婢们都跟着挨饿。到了午后，西太后觉得有些饿了，她大声说：

“快传膳。”

“喳。”

御膳房的厨子不敢远离，只要储秀宫的大太监一呼“传膳”，他们必须马上端上热腾腾的饭菜。所以，一刻钟的功夫，三十道美味佳肴便传了上来。有西太后最爱吃的鹿肉，还有炖乳鸽、炸大虾、炖蹄子、熘鲫鱼等。小安子一看，心中暗喜：

“这么多的美味佳肴，又到了午后，主子一定能多吃一些。”

可谁知西太后只吃了几口菜，便说：

“撤吧。”

“主子，再吃一点吧。”

小安子心疼主子，低声劝道。可他忘了宫中的一个规矩，叫侍膳不劝膳。西太后本来就不高兴，她一听小安子这句话，火不打一处来，她怒斥小安子：

“大胆奴才，掌嘴！”

小安子深知西太后的脾气，这个女人喜怒无常，在她烦心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惹恼她，不然的话，加倍受处罚。小安子连忙打了自己几个大耳光，口中念念有词：

“奴才该死！奴才该死！”

西太后冷冷地说：

“滚下去吧！”

小安子像老鼠似的，立刻窜跑了。他并没有马上回自己的住处，他径直到了坤宁宫。虽说西太后刚才为一点儿小事惩罚于他，但忠心耿

耿的小安子并不记恨主子，西太后是他的靠山，是他在宫中最亲近的人，他从心底深处关心主子。

“母后皇太后吉祥！”

慈安东太后正闭目养神，忽见储秀宫的安德海来请安，她知道储秀宫那边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不然，小安子不会来。

“免礼！小安子，什么事啊？”

小安子见东太后也是个明白人，他也没必要拐弯抹角了，他便回答：

“母后皇太后，小安子急呀，我们主子整日愁眉不展，这样下去会损伤玉体的。”

东太后叹了一口气，说：

“也难怪她整日忧愁，朝廷上下一片混乱，她能安寝吗？”

东太后虽然不像西太后那般坐立不安，可她也是整日为混乱的朝廷而担忧。此时，一向软弱的东太后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。她沉思了一会儿说：

“回去告诉你们主子，等会儿哀家去和她聊一聊。”

如今的西太后不再是当年的兰贵人，有什么事情总是兰贵人来请教皇后钮祜禄氏；如今是东太后去请教西太后，这便是“风水轮流转，今年到我家”吧。小安子一听，窃喜，他高兴地答了一句：

“喳。奴才这便回去告诉主子，说母后皇太后即刻便到。”

不到一个时辰，东太后果真到了储秀宫，两宫太后一合计，最后决定召七王爷奕譞进宫相见。奕譞一向不锋芒毕露，他为人比较圆滑，性情也比老六奕訢温和一些。再者，他是西太后的小叔加妹婿，亲上加亲，与西太后之间的关系更融洽一些。

两宫太后生怕奕譞入后宫，引起人们的非议，于是决定以召七福晋为名，让奕譞陪伴福晋入后宫。七福晋已临产，她行动不便，见到两宫太后，正欲下跪施礼，东太后连忙说：

“小杏儿，快扶起福晋，福晋免礼。”

七福晋连忙谢恩。姐姐西太后上前几步，拉住妹妹的手说：

“身子越来越笨了，看来这一胎还是个阿哥。老七，恭喜你。”

奕譞与七福晋相视而笑。七福晋明白姐姐急着见奕譞，绝不是叙家常的，她找奕譞一定有要事相商，七福晋知趣地说：

“我让小杏儿陪我叙叙话儿，你们谈正事吧。”

七福晋离开了储秀宫的正厅，正厅里只有两宫太后及奕譞，小安子令太监、宫女全退下，自己则站在门外，随时听命于主子。西太后轻轻地叹气，问：

“老七，朝廷上下文武百官仍混乱不堪吗？军机处的几个大臣反应如何？”

奕譞如实相告：

“太后，日前人们仍人心惶惶，我不在军机处，那边的情景六阿哥知道。”

东太后插上一句：

“老六，他人呢？怎么两天没来请安了。”

奕譞张开嘴，他欲言又止。一向谨小慎微的他总是吞吞吐吐的。西太后急了，忙说：

“老七，这儿又没有外人，一家人有什么不可说的。”

东太后也催促道：

“老七，但说无妨，别顾虑这么多。”

奕譞犹豫了一下，最后说：

“两位皇嫂是新寡，恐怕皇兄几个人不便入宫过密。”

一听这话，西太后急了，目前这个混乱的局面，非出来一个人稳住不可。她自己是个女人，不可能站在大殿之上指手划脚；再者，以她的政治经验，单枪匹马整顿好朝政，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。西太后忙说：

“原来老六还有这等顾忌，怪不得两天不见他人影了。”

两宫太后一时无语，奕譞怯怯地说：

“扫除肃党，六阿哥功劳最大，如果他能得到嘉奖，又任重职，他便可以放开手脚地去干。”

“对，老七言之有理！”

西太后兴奋地站了起来，她热切地望着东太后，坚定地说：

“该给老六以嘉奖，让他大干一场！”

西太后历来有雷厉风行之作风，她不喜欢拖拖拉拉，奕譞尚未离开储秀宫，她便亲自拟旨。一是授恭亲王奕訢为议政王兼军机大臣，一是补授宗人府宗令。

爱新觉罗奕訢手中有实权。细心的东太后发现老七奕譞稍有不快。同是大行皇帝的弟弟，当今皇上的叔叔，一个高高在上，一个平庸无比。东太后一向对奕譞很爱护，她这次没有和西太后商量，自己

做了一次主，开口道：

“妹妹，老七这次也立了大功，哀家认为他该晋升为亲王了。”

奕譞本来是郡王，他早已想升为亲王。可咸丰皇帝在世的时候，一件又一件的烦心事儿搅得他心神不宁，七皇弟晋升亲王一事一拖再拖，至今奕譞还是个郡王。

西太后愕然了。这两年来，只要有什么事情，钮祜禄氏总先和她商量，只有她叶赫那拉氏同意了，才可实施。如今东太后事先没商量一下便脱口而出，西太后焉能高兴。她的脸猛地一沉，奕譞尴尬万分，西太后心想：

“老七，这件事与你无关，我是你的皇嫂加大姐，能不想让你好吗？我只是气东太后目中无人，为什么事先不给我商量商量。”

奕譞心里当然不高兴，他说：

“奕譞告辞。”

西太后猛地一喊：

“老七，慢着。恭喜你，醇亲王！”

一个“醇亲王”，叫得奕譞心花怒放，他连忙下跪谢恩。东太后也舒了一口气，西太后笑眯眯地说：

“你们夫妻二人就在这儿用晚膳吧。”

“谢圣母皇太后！”

东太后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快。但她没有说什么，她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不愿把内心世界暴露给别人，凡事能忍则忍。

却说恭亲王奕訢得到了两宫太后的重用，他万分高兴。这个“铁帽子”王爷终于有了出头之日，他暗想：

“多少年来，皇兄大行皇帝对我老六都是防备有加，重用不够。我奕訢空有才能，无处施展，如今皇上冲龄，两宫太后乃女流之辈，该是我奕訢大显身手的时候了。”

奕訢果然不负重望，他要行使手中的权利，干一番事业让众人刮目相看。议政王这个头衔，使他凌驾于朝廷上下诸王之上，成为两宫太后及幼帝之下的第一人；而宗人府位居内阁、六部之上，宗令是宗人府的最高官职，是管理皇族内部事务的要职。宗令有权奖惩皇族成员，这就赋予了恭亲王奕訢处分肃顺、载垣、端华等人的特权。

当肃顺、载垣、端华等人被擒后，朝廷上下一片混乱，特别是平时接近“肃党”的一些人，他们终日人心惶惶，生怕哪一天牵连到自己。一时

间,一些官员称病在家,朝中处于瘫痪状态。面对这种情况,一向敢做敢为的恭亲王奕訢站了出来,他向两宫太后大胆地提出了建议。

“母后皇太后、圣母皇太后:奕訢有一言相告,不知两位太后意下如何?”

东太后温和地说:

“老六,目前混乱的状况必须整治,你有何高见只管直言,无须遮掩。”

西太后也点头,表示让奕訢大胆地讲。奕訢向两宫太后道出了自己的心声:

“太后,控制大局、稳定人心乃当务之急,要做到这一点,奕訢认为必须奖惩分明,只有分别对待,才能狠狠地打击‘肃党’,调动人才,以振大清国威。”

东太后认真地听着,不住地点头;西太后急着问:

“如何具体实施呢?”

奕訢见两宫太后都非常信赖自己,他便放心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:

“对于肃顺,他是首犯,必须从严惩治,载垣与端华也是死心塌地地追随肃顺,不可姑息。可是,几百年来,我大清宗人府自王以下至宗室,非叛逆重罪,不拟死刑,不禁刑部,只怕重惩他们,引起宗室的哗然。”

奕訢提出的这个问题,的确很让西太后头疼,一想到肃顺等人在热河时对她的欺压,西太后便感到心有余悸。若如奕訢所言,不是叛国、叛君的重罪,是不能砍头的。留下肃顺老贼一条命,难保他日后不东山再起,西太后脱口而出:

“肃六老贼,非杀不可!”

奕訢说:

“太后,若杀肃顺,臣可以串连几位大臣,共同呈一奏折,名正言顺地杀了他。”

西太后立刻说:

“老六,这件事要办得稳妥一些,少让别人非议之。”

“喳。”

奕訢离开了两宫太后,他径直来到了刑部,找到了谙熟大清朝律的刑部尚书赵光,与赵光耳语两个多时辰,他们最后商定:定肃顺、载垣、端华叛君之罪,对他们三个人处以极刑。并立刻着手串连,请大臣共同

上奏朝廷：杀叛臣！

咸丰十一年十月六日，由奕訢、桂良、宝鋆、文祥、奕譞、赵光、沈兆霖、曹毓英等大臣联名上奏的折子到了两宫太后的手里。西太后展开奏折一看，心中暗喜：

“老六果然能干，这折子来得及时，为惩治‘肃党’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根据。”

两宫太后商议之后，以小皇上的名义向全国发布了一道谕旨：

“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六日，内阁奉上谕。宗人府会同大学士、六部、九卿、翰、詹、科、道等定拟载垣等罪名，请将载垣、端华、肃顺照大逆律凌迟处死等因一折。……载垣等人朋比为奸，专擅跋扈。诸事以赞襄为名，并不请旨，擅自主持……。当面咆哮，目无君上。肃顺擅坐御座，于进内廷当差时，出入自由，目无法纪，擅用行宫内御用器物，于传取应用物件，抗违不遵。

“至景寿身为国戚，缄默不言，穆荫、匡源、杜翰、焦佑瀛于载垣等窃夺政柄，不能力争，均属辜恩溺职。穆荫在军机大臣行走最久，班次在前，情节尤重。兵部尚书穆荫，著即革职，加恩改为发往军台效力赎罪；御前大臣景寿，著即革职，加恩仍留公爵并额附品级，免其发遣；吏部左侍郎匡源、署礼部右侍郎杜翰、太仆寺卿焦佑瀛，均著即行革职，加恩免其发遣。

“载垣、端华赐自缢，免其肆市；肃顺著加恩改为斩立决。……”

对于八位顾命大臣的处理，奕訢与西太后是区别对待的。对于肃顺，他们决定从严从重治之，不但砍其头，而且要让他临死前出一次丑，让京城的老百姓去唾骂他；对于载垣与端华，考虑到他们是亲王，所以令其自尽，以保全尸；对于匡源、杜翰、焦佑瀛，认定他们是从犯，只革职，不发遣；而穆荫是“肃党”中的“军师”，对于他必须从严惩之，革职并发遣。

以上七个人的惩处没什么争议，最后一个特殊人物——六额附景寿，奕訢与西太后的意见有所不同。

景寿是奕訢的六妹夫，他与这个六公主一向兄妹感情甚深。当肃顺、载垣、端华等人被擒后，六公主便来到了恭王府，她痛哭流涕，希望皇兄看在兄妹的份上，为丈夫景寿减免罪行。奕訢一时心软，答应了妹妹。如今西太后阴沉着脸不依不饶，她说：

“虽说景寿是六妹的额附，但自古以来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，更何

况他一个额附!”

奕訢心想：

“西太后，你也太心狠了点吧！六额附景寿平日里对你毕恭毕敬，虽说他在热河行宫被先帝任命为顾命大臣，但他并没有加害于你。他不是‘肃党’分子，这一点你也知道。如今置他于死地，你不怕众人骂你吗？”

奕訢一脸的不高兴，东太后全看在了眼里，她出面斡旋：

“哀家认为六额附是皇上的满文老师，不宜从重处置，他教导皇上尽心尽力，没有什么失职之处，日后还望他将功赎罪，悉心教导皇上。妹妹，你意如何？”

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西太后还能反驳什么，她冷冷地说：

“依姐姐所言，从轻发落吧。”

谕旨下达的当天，载垣、端华便自缢身亡，肃顺是“斩立决”，他活不到十月初七。

睿亲王仁寿、刑部右侍郎载龄，押着重囚犯肃顺到了京城西市。前来观看的老百姓人山人海，老人孩子一拥而上。只见肃顺披散着头发，死到临头，他还为大行皇帝穿着素白孝袍，他的双手被反绑在牛车上。因肃顺多年来专横跋扈，作恶多端，所以他的劣迹，百姓皆知。今日被砍头，一些人欢呼雀跃，高喊：

“打肃顺、打肃顺！”

“杀肃六、杀肃六！”

肃顺万万没想到自己在老百姓的眼中这么不值钱，他恼羞成怒，泼口大骂：

“下贱小人，不明真相，早知如此，我肃顺当权之时，统统把你们给杀了。”

“打死他，看他还嘴硬吗？”

一个小伙子高声大叫。只见儿童们捡起路边的瓦砾泥土，纷纷向肃顺砸去，不一会儿，肃顺面目模糊了起来。他骂得更凶了：

“狗太后，妖婆！我到阴间饶不了你，变成厉鬼来掐死你。臭百姓，我肃顺的余党会来收拾你们的！”

人群涌了上来，几乎要把肃顺打死。仁寿见状，急忙大呼：

“闪开一条道，父老乡亲们，快，闪开一条道。”

有几个小伙子自动帮忙维持秩序，终于让刽子手把肃顺从牛车上

拉了下来。肃顺已满脸污秽，他大叫大骂不止。刽子手举起了亮闪闪的大刀，一颗人头立刻落地。

肃顺结束了他的生命，更结束了“肃党”的政治生涯。西太后由衷地笑了。

此外，又处分了一批与肃顺关系密切的大臣，吏部尚书陈孚恩、吏部右侍郎黄宗汉、侍郎刘昆、侍郎成琦、太仆寺少卿德克津太、候补京堂富绩等人皆未能幸免。甚至是与肃顺关系比较密切的太监杜双奎、袁添喜、王喜庆等人也被驱出宫外。

一时间，朝廷上下许多人有危机之感。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十，西太后召见了七王爷奕譞，奕譞坐立不安，他生怕皇嫂拿他做文章，因为奕譞与载垣的私交甚密。西太后见奕譞忐忑不安的神情，她淡淡地一笑：

“老七，你怎么了，缄口不言？”

奕譞怯怯地说：

“为臣身体有些不适，前日偶感风寒，流涕不止，望太后见谅。”

“不是吧，气候就这么冷吗？”

西太后一语双关，聪明的醇亲王焉能听不出来，他勉强地一笑：

“气候不冷，但臣抵抗不住风寒。”

西太后心想：

“老七，你多虑了。虽然你与载垣私交甚密，但你对我还是忠心耿耿的，无论是在热河行宫，还是在这皇宫里，你都没背叛过我，反而帮过我很多次。我能亏待你吗？不念你是大行皇帝的亲弟弟份上，也念及你是我那拉氏的妹婿，别说没错，就是有错，我也会暗中保护你。怕什么？胆小鬼！”

西太后想到这里，她换了一副温和的面孔，柔声细气地说：

“老七，不要缩在王府里养病了，外面的空气很清新，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吧，这样对你有利。”

奕譞一听，“扑通”一下跪在西太后的面前，感激涕零：

“谢太后恩典！奕譞当终生效力太后，刀山火海，在所不辞！”

“起来吧，没刀山，也没火海，但哀家要你的一片忠心。”

奕譞放宽了心，他凑近西太后，献计献策：

“太后，肃六等人是惩处了，余党也基本上肃清。该奖的——？”

西太后曾在奕訢、奕譞面前表示过，这次政变之后应奖罚分明。

如今该罚的罚了，该奖的也应该奖，此时，老七奕譞提出了这个问题，西太后也早已考虑成熟了。她开口道：

“我与你六皇兄早已议过，奖罚分明，不设大狱，才能振奋人心，以利朝廷。”

奕譞心中暗喜，不但西太后没有责备他的意思，反而说“奖罚分明”，也许自己还能得到什么奖励。他刚想开口，西太后似乎看穿了醇亲王奕譞的心思，她说：

“老六升为议政王及宗人府宗令，你升为亲王，只怕外臣会说闲话。我与母后皇太后商议了一下，决定安抚外臣，以稳定朝廷。”

奕譞一听就明白，他有些失望了。西太后明明白白暗示他：

“老七，你想得到的已经得到，别得寸进尺了，好好地当你的亲王，其他好事儿没你的，别动心思了。”

奕譞不敢说什么，他静静地听着西太后发话：

“明日皇上谕令天下，任命一批大臣，到时候，你别忘了向他们祝贺呀！”

醇亲王奕譞面无表情，他机械地答道：

“喳。”

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一日，奕訢及西太后以小皇上的名义又发上谕，任命大学士桂良、户部尚书沈兆霖、户部右侍郎宝鋈，均在军机处大臣上行走。文祥仍在军机处大臣上行走。原来肃顺的亲信，后来背叛肃顺的曹毓英，因为在政变中立了大功，也在军机处学习行走。这样一来，受奖的一批大臣死心塌地地效忠朝廷，为西太后及奕訢集团出谋划策。

西太后有了坚实的基础，下一步，她要垂帘听政了。

早在热河行宫的时候，小载淳刚登基不久，在恭亲王奕訢的操纵下，董元醇便上了一份奏折，恭请两宫太后“垂帘辅政”。当时遭到了肃顺等人的反对，在西太后的强烈要求下，八位顾命大臣终于同意两宫太后在谕旨上铃印。不过，她们只能看折子及阅读谕旨，而不能增添、更改谕旨的内容。所谓“两宫辅政”，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。

当时，西太后深知身单力薄，她不敢与肃顺等人争斗，太后垂帘听政一事便不再提起。如今不同了，肃顺被斩首，端华、载垣自缢身亡，其他几位顾命大臣遣送的遣送，解职的解职，西太后面前的“绊脚石”没了，她要达到最终目的——掌握大清的实权。

可是，作为女流之辈的叶赫那拉氏，她深知大清的祖制：皇帝必须是男人做，女人只能遮掩在帘子后面。她没有武则天的勇气，但她有武则天的野心。要想一步步登上“女皇”的宝座，她必须借助许多男人的力量，她要让这些男人们把她捧到“天上”。

该奖的奖了，该惩的也惩了。西太后与奕訢又想到了一块儿，他们必须借助外臣的力量，顺利地当“女皇”，当辅政王。除掉了肃顺，恭亲王奕訢随时可以入宫与西太后密谈，无人敢谈论什么小叔子与新寡皇嫂来往过密。虽然他们每次密谈时间很长，但东太后从不干涉，因为她知道离开奕訢的帮助，西太后撑不起混乱的朝政。

一向沉不住气的西太后显然有些急躁，她怎好自己开口提出太后垂帘听政一事，不知“鬼子六”玩得什么鬼把戏，他迟迟不提事，西太后迫不急待地问奕訢：

“老六，皇上冲龄，八位顾命大臣已不复存在，谁来主持朝政？外臣们有何反应，军机处几位大臣意下如何？”

恭亲王奕訢看了一眼西太后，心想：

“皇嫂，瞧你急成什么样子，两宫太后垂帘听政，这在大清二百多年历史上从未有过，这事儿急不得。”

西太后见“鬼子六”一言不发，她更着急了，催促道：

“你们几位军机处大臣商议了没有？皇上何日举行正式登基大典，这事儿不能再拖下去了。”

其实，西太后已说得很明白，皇帝的登基大典不能拖，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更不能拖。恭亲王不好再缄口不语，他干咳了一声，说：

“太后，臣正筹划让何人呈奏折，恭请两宫太后亲理大政。臣认为还是外臣呈折更好，这样可以群臣心服口服，免招闲言。”

西太后一听，喜上眉梢，她不禁埋怨道：

“老六，你早已心中有数，为何不告诉哀家？”

“尚未行动，何必炫耀。”

奕訢说得很平淡，西太后心想：

“这个老六，人称‘鬼子六’，他是够狡猾的。”

西太后与奕訢密谈后的第三天，统带重兵的胜保和大学士贾桢等人便纷纷呈上奏折，西太后展开折子一看，耀眼的大字在眼前跳跃：

“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。”

“奏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。”

“奏请两宫太后亲理朝政。”

叶赫那拉氏一口气读完了几份奏折，她在心底发出了笑声：

“老六，你很能干！”

紧接着，又是一份奏折“飞”到了西太后的手里，大学士周祖培、户部尚书沈兆霖、刑部尚书赵光等人，趋炎附势，纷纷投靠恭亲王奕訢，加入了奕訢的行列。他们的呼声一天比一天高。

“奏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纲纪折。”

“为今计上，正宜皇太后敷中宫之德化，操出治之威权，……不居垂帘之虚名，而收听政之实效。”

奏折如雪花纷纷飘来，西太后喜形于色，她急忙与东太后商议，向内阁明发一上谕，谕令王公大臣商议如何垂帘听政，让他们速速拿出具体方案。大学士周祖培首先提出了年号问题，他认为热河行宫时，由八大臣商议的“祺祥”年号不能再用。经军机处几位大臣商议后，一致认为“同治”年号更佳，他们的本意是“君臣同治”天下。

西太后一听“同治”这个年号，她喜出望外，她笑咪咪地对东太后说：

“同治，这个年号好。两宫同治，天下太平。姐姐，你意如何？”

东太后淡淡地一笑，说：

“不错，就定‘同治’年号吧。”

年号定了下来，下一步便是商谈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具体事宜。军机处的几位大臣们绞尽脑汁，商议再三，试拟垂帘听政之章程，西太后总是不满意。她觉得这些大臣们不知是有意，还是无意，在章程里总是对两宫太后进行限制，这很让西太后恼火。两宫太后不钤印，试拟章程迟迟通不过，军机处几位大臣揣摩不透西太后的心思，他们又不敢乱猜一气；一时间，他们无所适从。

东太后对政治缺乏敏锐性，她看了几遍试拟的章程，说：

“妹妹，我看没有什么不妥之处，为何你如此不满意？”

西太后瞟了一眼钮祜禄氏，心想：

“你懂什么！他们处处限制我的权力，若一旦上谕全国，失去的权力再也争不回来了。”

西太后干脆不理睬东太后，她一个人苦思冥想，希望想到一个万全之策，以“集大权于一身”。两天后，西太后兴冲冲地找到了东太后，请她过目自己亲拟的上谕，东太后一看，她不得不再一次深深地佩服叶赫

那拉氏的才干。上谕中有一句：

“一切政务仰蒙两宫皇太后躬亲裁制。”

东太后皱了皱眉头，问：

“他们能同意吗？”

西太后狠狠地说：

“只要姐姐你钤印，他们不同意也得同意，哼，看谁的手腕强硬！”

东太后不再说什么，她拿出了“御赏”印，西太后令御前太监即刻加印，自己的“同道堂”盖在谕讫。圣旨下达后，恭亲王奕訢悄悄地对他的岳父桂良说：

“西太后亲拟谕旨，强调‘皇太后躬亲裁制’，铁女人也。”

桂良安慰女婿奕訢：

“王爷，虽然她集大权于一身，但你是议政王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也。罢了，不要和她争高低，先稳住局势，她一个女人家成不了什么气候。有朝一日，王爷会扬眉吐气的。”

岳父的一席话，化解了奕訢心中的不快。此时的恭亲王必须借助两宫太后的影响，以实现自己议政王的真正价值。

咸丰十一年十月，阳光灿烂，冬风中并不带有多少寒意，京城皇宫里喜气洋洋，文武百官脱去一百多天的孝服，换上崭新的官服。他们准备举行小皇帝载淳的登基大典，颁诏天下，以新年，即公元一八六二年为“同治元年”。

经过大臣们多日的筹备，小皇上的登基大典，场面宏大而隆重。人人笑逐颜开，庆祝新的朝代的开始。恭亲王奕訢并不比其人显得更高兴，虽然他比几个月前权力大多了，但他更明白，皇侄载淳正式登上皇帝的宝座，无非是幼帝从暗地里的傀儡变成了公开的傀儡。他的生母叶赫那拉氏名正言顺的代替小皇上行使职权，一旦西太后巩固了政权，恐怕很难再左右她。

所以，载淳登基大典之际，恭亲王奕訢显得忧心忡忡。当小皇上登基大典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之时，有两个人倍感兴奋，一个是载淳本人，一个是他的生母西太后。

小载淳头戴小皇冠，身穿小龙袍在亮闪闪的朱红漆镀金御座上即位。鞭炮齐鸣，颁行传位遗诏，王公大臣向六岁的小皇上行三跪九叩礼，礼部官奉诏到天安门宣读，布告天下；大清进入了同治时代。小皇上看看坐在他身后的两宫太后，又看看跪在下面的群臣，他高兴极了。

当恭亲王奕訢率领群臣向幼帝行大礼之时，小皇上见他的六皇叔、七皇叔及其他大臣向自己又是跪，又是叩，他觉得十分好玩。他坐在龙椅上摇头晃脑，一会儿向六皇叔挤挤眼，一会儿向七皇叔伸伸舌头。

东太后见状，连忙小声说：

“皇上规矩些。”

小皇上果然很听话，他回头向东太后也小声说：

“皇额娘，今天不用去上书房读书了吗？”

小皇上一抬头，看见亲额娘正用严厉的目光瞅着他，他吓得连忙坐好，心里想：

“登基真好玩，登基不用去上书房，那我天天都愿登基。”

六岁的小儿游戏一般登上了皇位，他焉能不兴奋。与此同时，他的生母西太后也是兴奋无比，她望着丹墀下跪着的群臣，心里想：

“我叶赫那拉氏有今天，不知是多少屈辱与辛酸换来的。不过，这一切的一切都已成为历史。从今天起，我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儿子是皇帝，我还有什么得不到的！啊！人生好滋味！”

小皇上登基大典刚结束，便谕令大赦天下，并发了一道谕旨，谕旨云：

“朕奉母后皇太后、圣母皇太后懿旨，现在一切政务均蒙两宫皇太后躬亲裁决，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遵行。唯缮拟谕旨，仍应作为朕意，宣示中外。自宜钦造慈训。嗣后议政王军机大臣缮拟谕旨，著仍书朕字，将此通谕中外知之。”

由此可见，政变后小皇帝的地位明显下降了。原来是八位顾命大臣谕旨，完全以小皇上的名义，而从此以后，所有谕令都要加上“朕奉母后皇太后、圣母皇太后懿旨”的字样。其实，两宫太后由原来的幕后，已经走到了前台。谕旨初颁，群臣愕然。可是，片刻间，人群鼎沸，群臣口呼：

“皇上圣明。皇上万岁、万岁、万万岁！”

“众爱卿免礼平身！”

六岁的小皇上俨然像个天子，群臣又愕然，转而又口呼：

“皇上圣明。皇上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”

完成了幼帝的登基大典，下一步便是两宫太后举行垂帘听政大典。日子定在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一。这日天气格外晴朗，冬日的阳光温暖而柔和，西太后用过早膳，让心腹宫女小杏儿为她精心梳理打扮。今